

名城遗迹

时光里的“番仔楼”

◎黄喜祖 文/供图

当你步入闽南东山县杏陈镇埕英村的“番仔楼”之时，可能会以为自己误入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，并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赞叹曰：美美美！

踏在泥香四溢的乡村道路，冬季里的暖阳洒落在村道上，笔者探访此处，欣赏“番仔楼”外观之美，庭院之美，人文之美。

当地的干部村民都说，来过这座颇具规模的民居参观的人们，都知道它有一个“番仔楼”的美誉；那是东山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由旅居新加坡的何氏一族老一辈华侨筹资兴建，诠释着那个时代的“过番人”，到南洋辛辛苦苦打拼的侨胞，回报桑梓家人的一片拳拳情怀。这座“番仔楼”，如今名曰“何家大院”。

“番仔楼”，不仅建筑规模数一数二，建筑风格东西合璧，其建筑装饰，在东山现存现存的南洋风格建筑民屋里头，也是顶呱呱的。

绕着这座大厝，近看远观以及鸟瞰，只见整座大院，建筑规模恢宏，由8座依上下座次排开的大屋组成，整个大院布局坐东北朝西南，各楼前后排开，总占地面积有12.5亩；其中，“番仔楼”也称“桂园”的建筑群占地约3000平方米，真可谓为一处不可多得的农家“大宅院”。屋顶，是闽南特有的飞檐红瓦，所不同的是，屋脊的正面，刻画着一幅幅图案，远远望去，让人有一种富丽堂皇之感；远处的墙体，全部采用“洋洗”装修（洋洗，意为水泥搅拌石子、粗粒沙子等材料，涂抹于墙体，待泥浆稍干后再用水将表面上的泥浆冲刷掉，呈现出墙体表面的一种泥水匠抹壁工艺），就当年的建筑工艺来看，采用这种“洋洗”的应该也是独有一份；那些门窗的装饰，采用别具一格的“南洋”格调，体现了当年主人的一份情怀。

“番仔楼”，不单外观建筑颇具南洋风情与闽南传统风格交融；就新中国初期而言，像这样的建筑群落规模，在漳州地区的农村也是不多的见。

在观赏庭院布局，不仅使人眼前一亮，也感叹其精心的园林布局。一进入大院，转过月亮形的边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处观赏鱼池，只见那池中10多条足足有五六斤重的锦鲤，上下翻腾，来回戏耍，尽情游泳，分明是“鱼人同乐”图。

顺着庭院观赏，整个庭院中栽种着棕榈、桂花、三角梅、白玉兰等10种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，使得整个庭院显得郁郁葱葱，犹如进入了绿植世界；那些蜜蜂、蝴蝶、蜻蜓、鸟雀等生灵们，曼妙其中，给整个庭院带来了给整个庭院带来了勃勃生机。如此绿色布局的层次，显示出错落有致，又能让人感觉四季生机盎然，花繁叶茂之视觉冲击力。

下得几级台阶，面前再次豁然开朗，汪汪的池水碧波荡漾，池中带池，弯弯相依，一座小桥流水，连接起了类似于“瘦西湖”之微缩景致；池边，柳树流苏，随风轻扬，嫩绿、翠

绿、墨绿，仿佛每一片叶子，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，将那庭院衬托着越发高光，越发生机勃勃，越发靓丽多姿，不禁使人萌发出“庭院生绿植，农舍常清香”之赞叹来；池中，荷花摇曳，锦鲤穿梭，喷泉如玉……好一幅铺展开来素雅清新的山水画卷！

由此承载着浓郁的南洋风貌之大厝，我们无不看到了一代“过番人”的桑梓情怀与故土情结。

庭院如此之美，何家的桑梓人文之美，也是有口皆碑。据当地侨界人士介绍，从“过番”的何氏老人那一代起，就传承起了为桑梓做好事的“手尾”。资助村办幼儿园、小学、村老年协会；为政府捐资献物，为家乡村民，修桥、造路、资助贫困乡亲；向政府侨联部门捐微献巨，尽绵薄之力……

斗转星移，二十一世纪，何家大院，沐浴春晖中，何家大哥将何氏家书收纳诠释，妯娌们将遗风弘扬；第四代孙辈，尊师爱友，与人为善，助人为乐，不求回报，何氏美德，发扬光大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居住在何家大院的这一大家子，一直秉承着老一辈人传承下来的“和和美美”家风家教，上有老母亲，下有小孩子，男男女女17口人，至今还是一个令人称赞的“合家欢”；在邻里的口碑里，是赞不绝口的“好家道，众人都哦老”（哦老，东山方言，意为称赞），真是个和睦和谐大家庭的典范；全家兄弟三人，无论是在本地工作或是在外经商，大家都和衷共济，事业顺风顺水，兄弟相互敬重，妯娌相敬如宾，孝敬老人。

前阶段，经过全县的推荐与遴选，何家大院被漳州市授予市级“最美庭院”称号。何家大院，不仅具备了布局设计协调美、居室整齐清洁美、庭院绿化美化美、家庭和谐家风美、产业致富生活美等“五美”标准，还同时将自家的这处大院开放出来，免费提供给人们作为旅游观光的乡村旅游景点之一，使得整个杏陈镇形成了开漳圣王陈元光之大将军陈平，挥师进入东山岛开发蛮荒之地的人文历史景点“陈平古渡”；宋朝烧造瓷器，并扬帆远销南洋的“千年古磁窑”遗址；以及老书记谷文昌，为民造福的“谷意情深”景观等系列乡村游的热门游览胜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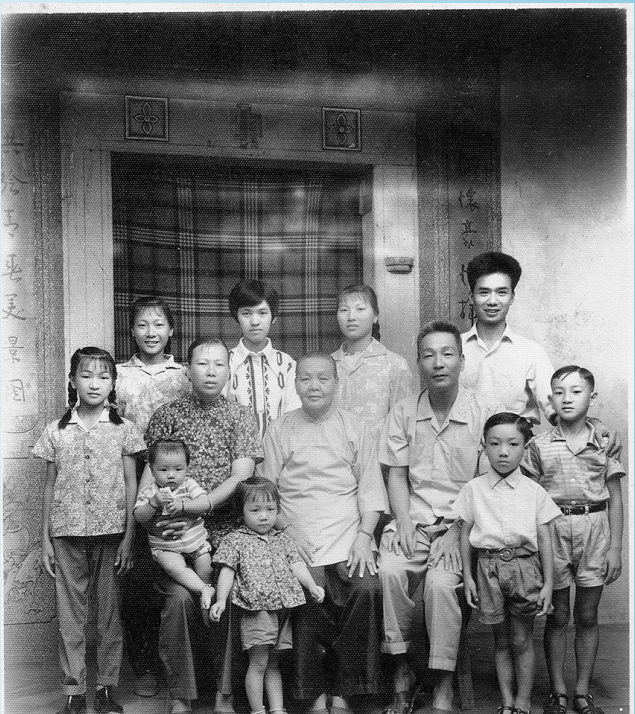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乡村旅游热潮的打造，这何家大院，竟然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处热门打卡地，来此参观游览的人们竟然纷至沓来、络绎不绝，一番游览之后大家无不惊叹。

从这处传承着和美家风，孕育着淳朴乡韵，崇尚文明礼仪，追求美好生活，广播乡村美丽的家居宅院，我们欣喜地看到了，在凝集着“中国梦”的这方乡居热土，一股乡村振兴的热潮，正在不断地集聚、生发和兴起。

光阴渺渺“何家院”，世事海海“番仔楼”！来吧，光临此处，品味乡村风景，记忆你的乡愁，珍藏一份诗和远方……



▲番仔楼“鸟瞰景致”



▲何家人的老照片



◀留存的何家“侨批”

民风民俗

冬至，二十四节气中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的一个重要节气，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传统节日，古代又称“冬节”“长至节”“亚岁节”。这一天是一年中最短，黑夜最长的一天。古人云：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，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，日影最长，故曰“冬至”。与今人冬至祭祖吃饺子相比，古人的冬至习俗更多几分别致与雅趣。

贺冬献履。冬至一阳生，这天过后，白昼时间一天比一天长，所以古人认为冬至大吉，有“拜冬”“贺冬”习俗。冬至前后，朝廷上下不理朝政，百官还要向皇帝呈递贺表及互相投刺祝贺的仪式。民间则互赠饮食，穿新衣，还要向师长和老人祝福。唐代皎然在《冬至日陪裴端公使君清水堂集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亚岁崇佳宴，华轩照绿波。落芳迎气早，山翠向晴多。”适逢佳节，大家都要摆宴庆贺一番。宋代葛立方在《蝶恋花·冬至席上作》中写出了“梅萼飘香紫小宴，霞装莫放琉璃浅”的冬至香宴。时光无情流逝，世事沧桑变幻，面对未

知和不确定，冬至到来，带给人们新生的希冀和年寿永久的祈愿。中国古代还有冬至日向长辈献袜履的礼制，因此冬至日也被称为“履长节”。因为冬至日影最长，也称“长至”，以示足履最长之日影祝祷长寿。三国魏时曹植曾在冬至向父老，亲曹操敬献白纹履七双、罗袜若干，并呈上《冬至献袜履颂表》：“伏

见旧仪，国家冬至，献履贡袜，所以迎福踐长。”表明冬至献袜履是为“迎福踐长”，冬至穿新的鞋袜，踩路在日影上，纳受阳气，可以迎福除秽，透出古人消灾避厄，养生祈福的观念。

量日添线。冬至日，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阳光照射物体投下的影子在一年中最长，古人在这一天会测量日影长度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冬至日量日影”，《岁时广记》卷三

八引《岁时记》载：“晋魏间，宫中以红线量日影，冬至后日添长一线。”又引《唐杂录》云：“宫中以女功揆日之长短，冬至后，日晷渐长，比常日增一线之功。”说明宫中以女工织绣来揆度时日长短。元代诗人朱德润《冬至》诗：“日光绣户初添线，雪意屏山欲放梅”，把这种风俗描绘得恰到好处。杜甫的《小至》诗也

说：“刺绣五纹添弱线，吹葭六琯动浮灰。”从冬至开始，白天渐长，刺绣时间也加长了，每天要多添一根线，以刺绣活儿为主的中国古代妇女，“愁日愁添一线长”，其劳苦程度也将不断增加，难怪要愁上眉梢了。

葭灰律动。古人特别重视季节推迁中律管的变化，以葭灰占气候。葭，就是初生的芦苇，葭灰就是用芦苇中一层薄膜烧成的灰，这种

灰很轻。据《后汉书·律历上》记载，为了预测节气，在特制里外三层的室中，杀牲以血涂遍缝隙，挂满缦纆，将葭灰放在十二律律管内，到某一节气，相应律管内的灰就会自行飞出。冬至时节，律当黄钟，阳气舒展，第六管内灰动。“琼管”“葭灰”“灰飞”等节气变化标识就这样出现在古人的诗词作品中。唐代韩偓在《冬至夜作（天复二年壬戌，随驾在凤翔府）》中写道：“中宵忽见动葭灰，料得南枝有早梅。”宋代赵彦端《点绛唇·冬至》里也有：“一点青阳，早梅初识春风面。暖回琼管。斗自东方转。”冬至乃一阳之始，此日律管变化，对应黄钟律，是十二乐律中的阳律之一，而且黄钟律是古代乐律的起始音和标准音。律管中葭灰变化，预示新气象到来，寄托万物荣滋的期待。

冬尽春来，四季更迭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冬至这个节日一直被视为“吉日”受到重视。而今，追溯冬至的古老习俗，更能感悟到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、渊源流长……

闽南俗语

眼睛长在头壳顶

◎张亚清

——闽南俗语解读之一百二十四

中国的神话故事和神话小说塑造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神仙和妖怪，有千里眼、顺风耳，有长手臂、飞毛腿，有喷火鼻、雷公嘴等等。就眼睛而言，除了千里眼，还有《西游记》中所描绘的二郎神杨戬，除了长有正常人的一双眼睛，在眉宇上中还多长出一只竖眼，据说在运用时还会发射出一道闪电似的光芒。还有那个孙悟空，因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送进炼丹炉里冶炼，炼出一双火眼金睛，据说可以洞察一切、分辨真假，苍蝇、蚊子飞过都可以知公母。闽南人更富有想象力，创造了一个“眼睛长在头壳顶”的俗语，用于讥讽那些看天不看地、看大不看小的怪人。

“眼睛长在头壳顶”通常用于讥讽两种人。一种是因锦袍披身、腰缠万贯而妄自尊大、忘乎所以的人。他们自以为官当大了，钱赚多了，走起路来趾高气扬，眼睛朝天，虽昂首阔步却藐视根基，视周围平辈为无物。对于这种人，人们便会说他“眼睛长在头壳顶”。再

一种是奉上欺下、唯上是从的人。他们对上司或有钱有势的人唯唯诺诺，谄媚有加，百般奉承，甚至匍匐在地；对普通老百姓却高高在上，狐假虎威，甚至任意欺凌。对于这种人，人们也会说他“眼睛长在头壳顶”。

上帝安排世间人长有一双眼睛，是用来观天、观地并观察周围万物。人的眼睛如果只看地不看天容易迷失方向，如果只看天不看地则很容易摔入陷阱，甚至造成人生的悲剧。三分时期与刘备结义的二弟关云长“做大夫，恤部下”，三弟猛张飞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来个“敬大夫，虐部下”。张飞出身大老粗，他很敬重大夫，很想向他们学习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，这本来无可厚非，但他却经常虐待部下，由此突显出他“眼睛长在头壳顶”的毛病。关云长遇害后，他痛不欲生而旧病复发，又在酒后鞭笞部下消气解恨，终于物极必反被部下所害。张飞血的教训，对那些“眼睛长在头壳顶”的人来说，应该是个警省。

文人轶事

不居其功 其功不朽

◎唐宝民 文 弘艺 图

1927年至1928年，巴金在巴黎求学期间，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灭亡》，书稿辗转被送到了正在《小说月报》担任临时编辑的叶圣陶手中，叶圣陶慧眼识金，立即安排刊发事宜，连载四期刊发完毕，在第四期杂志上，叶圣陶又以记者的名义介绍说：“巴金君的长篇创作《灭亡》已于本月号刊毕了……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，以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，然这篇《灭亡》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……”

经叶圣陶的提携，巴金这位文坛新秀脱颖而出。巴金对此十分感激，后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叶圣陶的感激之情，在一篇文章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……作为编辑，他（叶圣陶）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，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。”

显然，当年受到叶圣陶扶持和提携的青年作者不仅仅是巴金一个人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叶圣陶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抱着一种不居功的态度，著名编辑吴泰昌在书中记述道：“上文所提‘不少新作者’，除巴金外，还包括丁玲、胡也频、戴望舒、施蛰存等人，由此，叶圣陶与当年文坛新秀的故事经常为人称道。然而，叶圣陶本人对此并不居功。他在《记我编〈小说月报〉》一文中做了如下回应：现在经常有人说那两年的《小说月报》影印出来了，大家翻一下目录就会发现，在那二十四期中，新出现的作者并不是很多，就只是人们经常提起的那几位，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，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，以后又不懈地努力，怎么能归功于我呢？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，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已。还有一点必须说明，那两年的编辑工作是徐调孚兄跟我一同做的。”

王梓坤是著名数学家、中科院院士，他还拥有着另一个身份，就是



王梓坤

“中国教师节的倡导者”。1984年12月9日那天清晨，时任北师大校长的王梓坤一起来就想到应该为教师设立节日，八点多钟便拨通了《北京晚报》的电话，谈了自己的想法。第二天，《北京晚报》刊登了“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”的新闻；12月15日，王梓坤又邀请北师大的几位著名教授开了一个讨论会，会后联名向社会发了一份设立教师节的倡议书。一个多月以后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项建议，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“教师节”。

可以说，在促成设立教师节这件事上，王梓坤居功至伟，可他本人对此却极为低调，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在书中写道：“王梓坤从不宣扬自己的功劳，一再表示，教师节的设立充分表明全社会是关心教育的：‘我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，两次发出倡议后，我的精力也主要扑到校务上，没有再做什么。而和我同时发出倡议的许多老师，像黄济教授就是政协代表，还有其他关心教师的人们，他们有更多机会提到此事，促成此事。’”

不居功是一种处世态度，更是一种道德操守。但功劳是不会被埋没的，这种做法会更加赢得人们的敬重，“不居其功，其功不朽；不尚其名，其名长存”。



闽西围屋（水彩）

陈满根 作